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六

西樵野記 侯甸
甲乙剩言 胡應麟
寒檠膚見 毛元仁
語窺今古 洪文科
謏聞錄 闕名
新知錄 劉仕義
涉異志 閔文振

前定錄補 朱佐

維園鉛摘 謝廷讚

攬茝微言 顧其志

墨池浪語 胡維霖

雪濤談叢 江盈科

春雨雜述 解縉

世說舊注 楊慎

西樵野記

吳郡侯甸

幽怪之事固孔子所不語然而使人可驚可興可憂可畏明顯箴規而有補風教者此博洽君子不可不知也余嘗得前代數事第恐涉於虛遠且記載者居多固弗敢贅自　國朝迄今其有得於見聞者輒隨筆識之凡一百七十餘事名曰野紀噫余性孔僻然每見小說竊甚愛之亦性之一偏也

本朝官妓

國初於　京師嘗建妓館六樓於寶聚門外以宿商賈時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詠歌侑酒以謀斯須之歡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後漫至淫放解帶盤薄牙牌纍纍懸於窗牖竟日諠呶政多廢弛於是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故挾妓宿娼者有律耳

水鬭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滚塘寨一曰鬧蛙池相近前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

大居人闢戶視之噴雨波濤竟不可遏坐以伺其[illegible]
二水一涸一溢以為水鬬吾不知其何也

報狀元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諭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在春闈[illegible]
寓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京師[illegible][illegible]盡為他人有之覓一
寓室塵垢甚深掃除間壁上墜下一幅羅素絹[illegible]
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周浣之圖有一[illegible]躍上[illegible]
龍款書報狀元三字羅倫之圭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鬼觀戲

弘治癸丑湖州[illegible]人數演梨園飲客酒罷夜[illegible]
有[illegible]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illegible]
白金半錠受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廈耽[illegible]
開章縫畢集催促[illegible]演王[illegible]云今夕[illegible]
趙盾故事直未許[illegible]之末曉復甚一
宛乃一古廟試以[illegible]曰 國初嚴
[illegible]舊遊地也

學[illegible]

舊制生員惟有廪膳增廣雖然廪膳有額增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請奏故附學立焉

本朝丞相

本朝承宋元以來亦嘗置立丞相若汪廣洋胡惟庸等俱在相位洪武八年　皇祖欲出師北伐相府因有井泏之變事覺於内竪襲伏兵百數斬之由是始置三公閣内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矣

盛景華塾師

盛景華吾吳徵士也有翰林待詔李貞臣洪武初薦官如吳景華延之俾教諸子李以無嗣卒景華勒銘石祔葬祖塋之側歲用二享今子孫亦如之

一孕五兒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夭者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詳其姓里或曰揚州人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時巡撫畢公案蒞吾蘇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習知之未暇寃其案牘也

鬱林太守石

昔漢末吳郡陸公積爲鬱林太守泛海而歸唯一空舟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鎭之至吳棄于婁門之野埋沒土中巳爲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謡曰此鬱林太守石也弘治丁巳聞有代巡樊柱史命有司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其楣曰廉石建亭覆之

海島人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爲大風飄至一島山麓艤其一人從林中出長可

三四丈深目黑面獰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舟始放舟前者備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滸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被捨舟而去撿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令今貯藏中

天愁

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欲雨者然俄聞空中鬨然有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爲

天愁

黃菜葉

僞吳嘗用黃參軍敬夫蔡參軍彥文葉參軍德新圖事三人皆迂濶書生不識大計洪武丁未春　太祖下江南三人皆伏誅其屍風乾於旗竿之首初吳中童謡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來乾別於是知童謡始驗

虜斷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

以孝聞 上曰繼父爾之讐家也割股遺體以愈讐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膚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衛神

鄉人顧猶卒然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牲饌于靈几閣中陳以彩納合門盡隱隣舍獨留一媼守家媼廚下久之見一物其狀如猿而大如犬繫猶從甏中而下攫案啖牲饌見媼逮杖擊之媼肆號呼衆趨入室已失之矣

祓錢詩

吾吳李氏女善詩拾一開元　錢詠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青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詩固難於婦人所作而亦慨世衰薄故識之

髑髏誦經

江夏悟眞寺一僧法名元仁秋夕月明輒出山門閒步聞誦華嚴經聲不絕元仁諦聽之未得所在悵然而歸次夕令諸徒復詣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即以曳杖畫記翌旦啓壤乃一髑髏皮肉悉腐獨唇舌鮮潤元仁持歸以石匣貯之外護藏穩置於廡廊至夜

經聲如故覘之者以億計未旬月爲客僧竊之而去

韓公斬人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衆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衣人公特命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劊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

賜巾衆人

劉學士儼景泰中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元

泰本富族有欲更爲親厚薦者奏儀與泰有私儀欲抑關力辯禮部請以覆試 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閣老某某取次拆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爲解元時目爲 欽賜舉人

蛇菩薩

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四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輒引喙出入無懼人或遶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故謂之曰蛇菩薩

甲乙剩言

東越胡應麟[illegible]

蜀僧

余過京口見鄒佐卿語曾于甘露寺遇一蜀僧與接言論蓋深于禪理者因數數往還佐卿適有所負追窘無以應癡見于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鄒曰此方以內煎熬地獄非十金不能免此僧持几上煮茶銅銚覘之曰此踰十金矣便命索炭鄒異之即以燃炭僧出袖中一包出藥匕許以銚周身擦抹

此藥燊盡着火中燒令通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鄒遂得緩了錢之急明日往謝僧已行矣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于月下見一老人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則當俟我唐昌觀中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于此方念之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啟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言奕矣因布局于地與對四十

八變毎變不過十餘着耳由是海内遂無敵者余過清源因覓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毎丁常課必先了竟且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從提禁之後不復能禁日于書案下置局布算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専藝入神習哉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憇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余談

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覗余曰觀君似解操觚者余謝曰非曰能之嘗竊一班矣主人遂與余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及我皇明無不畢當歎祭因命酒對坐劇飲復論天下事事至于千古興衰務太息流涕忽問余曰吾閱海内人多矣少得似君君得無金華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字主人曰肆門所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人曰吾無何有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謂張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頷余笑躍身入内曰毋

多謝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衆傭保曰主人仗一鋤騾馬去矣余遂躬問其人則曰主人有錢數百千令我輩張肆于此其出處從不能悉也余意必江淮大俠託于市隱者耳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余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覺爲彼先得余怒力

往開擊而覺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謂言破無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憒憒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李惟寅

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再易凉暑耳遂不良于行蹣跚

出見容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因念走馬長干鍾陵躍澗時何輕捷也而一旦衰憊爾爾乃知人生壯盛足恃幾何不覺覽鏡亦為髩絲興嘆

趙相國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往訪之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我仇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僕余笑曰使石尚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遊擊去頭是膏肓去體相國為之黙然

劉玄子

劉玄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無者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倣趙文敏惜為倭奴焚毀至國溷之册徃徃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厄會也因目不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余乃知國初朝鮮獻顏子朝議以僞書却之此四庫之所以不及前代也且如今中秘所藏如子華關尹亢倉之類果皆出于諸賢手乎嗟嗟真以為僞僞或為真惟具眼者能別其真與僞耳

王長卿

王長卿侑女人能詩其內人精于鍼繡嘗觀其繡佛纖密絢爛而髮絲眉目光相衣紋儼若道玄運筆余所見宋繡最多此繡當不多讓即謂之鍼王可也王行甫汪明生諸君多以篇詠重之第性嚴妒長卿往謝方謁周中丞慮有外私使向繡佛前受邪淫戒而去

王太僕

天台王太僕嘗言天台名山無踰五岳皆得覽其槩

矣未有若峨嵋之奇峻者余嘗宿絕頂光相寺于時早秋曉起遠望寒冽不減嚴冬為體戰齒鬭不能止時寺雞三號耳殘月猶在遠見西極荒垂有一點尖明若火光者因以問僧僧云此天竺雪山為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頃之日出而此山隱隱炫燿天際已而日色徧滿大千則山光不復明矣但見一粉堆耳余味此言乃知佛經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剛山頂為是證也

青鳳子

新安楊不亦精于鑒別法書名畫吳用卿所刻新岩
皆其審定鉤摹上石不亦鄉人有得一石子水濱狀
如鵝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但以白隨作鎮
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不忍釋手楊詢之
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貲于是酹價一
且貴賜有一兩殷供事許以千金易去進內閣爲禁
中寶重夫此一石也弃之水濱與瓦礫無異一遇知
者遂爲上方大寶物固有遭與不遭如此哉

博古圖

鄭錦衣樸重刻小幅博古圖其翻摹古文及雲雷饕餮犧獸諸象較精于前且卷帙簡少使人易藏雖寒生儉士皆得一見商周重器大有神于賞鑒家第一序數滯可笑人謂可比樊宗師余謂非也此猶閩粵田農卷舌作燕趙語耳足爲圖減價落色

曹娥碑

聞吳閶龢太史家藏曹娥碑眞蹟書法甚佳而有識者謂是贋本何者御辯本作可悵華落乃以可爲何當是臨書人不解文義而悞書之耳余謂墨蹟眞贋

我則不知若曰可悵則是唐人字面矣且觀其上文曰生賤奴貴利之義門下文曰艷冶紛飛永世祀神則可悵有勸慰之意如作何悵便與上下文不相協矣讀者當自得之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魄僑寓燕中嘗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殖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徙走燕依惟敬無所用之故賣水以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

談　中情俗雅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曾石大司馬經略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游惟敬曰與袁言[illegible]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委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濟如本故倡也惟敬既遠使不每到門慰籍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爲可惜耳

賀啓露布

有一近來閩人賀翰林某啟曰通籍玉堂　帝亦呼

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之生此與昔人身坐銀交之椅手持金骨之朶可謂今古捧腹又曾見寧夏露布以祿山之亂對宋江之强彼以山對江自謂絕異不知轉入惡道是以王元美先生譏近來修史之難政謂此耳如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布一通可乎

卵燈

余嘗于燈市見一燈皆以卵殼爲之爲燈爲蓋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欞拱

窓榼金碧輝耀可謂巧絶然脆薄無用不異凋氷畫

脂耳縣價甚高有中官以三百金易去

陳紀傳

臨朐馮少宗伯嘗問余曰范曄書陳元方傳與邯鄲淳碑辭稍異將從碑乎從傳乎余曰觀元方傳便見蔚宗作賊腸腑蓋碑文明說以何進表薦拜為五官中郎將而傳則删去第謂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官是陷陳入于卓黨以為彼所謂名賢亦復爾也至于謀說呂布絶婚袁術一事乃元方為國破奸一點

赤忠所在竟抹煞不書益以見小人不成人之美如此理當從碑傳不足據也馮爲首肯

李長卿

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銷沒沉湮令人捜募不得至于學究所攻如千家詩及巷里村詞如呂蒙正蘇秦劉知遠之類雖窮邊瘴海莫不誦讀唱演我不知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余謂天下多凡眼俗耳惟近于凡俗則行之必遠此亦勢也故我輩挺筆得與千家蘇劉傳奇爭上下便足千秋矣不覺相對大笑

魏總制

人傳紫陽魏總制與繖水沈中丞不協當朔方變起哱賊誘　深入以撓我師我師多挫衄不得逞然魏往往掩敗爲功會題沈多不與魏甚恨之時沈軍固原值[illegible]過雲州而南魏令烽砲毋達固原[illegible]遂猝至閫沈數日而去余謂邊塞烽燧自有軍法何得至此恐言者之過及見中丞客姚士粦叢上詩有豈有將兵雄九塞不傳烽火到孤城之句乃知人傳者不誣也夫大臣爲國家折衝禦侮以當一面正須共分猷

念協力相爲乃欲以敗爲功欺誤朝廷罔罪在不赦更復嫌忌同官以猝中此又刑書所必討者也

合巹杯

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巹玉杯一器此杯形製奇怪以兩盃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耳其玉溫潤而多古色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恨蓋漢器之奇絕者也余生平所見寶玩此杯當爲第一

薛校書

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復能者惟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艶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雖名畫好手不能過也又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也素素亦自愛重非才名士不得一見其面又負俠好奇獨傾意于袁六徵之余笑謂袁曰袁黑橫得素素相憐能無爲我輩妒殺素素好佛師俞羨長好詩師王行甫

人亦以倅伎讙呼之雖篇什稍遜洪度而衆伎翻翎
亦昔娥之少雙者也

錄 吳少君

余下第後吳少君忽從北來人寄余一絕云趙氏連城辨得眞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猶逢按劒人得詩數々後夢少君曰余詩中按劒人明日謀避之余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修齋頭以口語相讙趙常吉忽使酒至按劒欲甘心焉汝修力救余得脫袖遶柱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余

平生所遭最大危厄乃從朋友得之尹公佗良爲多愧而少君一詩遂于夢中點出趙氏投飲四字大可惟也

友人

友人嘗從關中來言自環慶以北不復見山併從馬首極望惟見平沙際天千里超忽俄有横山嶙峋可人忽焉滅沒知是雲也余後讀俞羨長詩云惟有故雲似遠山乃知是真境也又言固原都御史行臺後有園池池北有堂池上有亭堂之額曰天光雲影亭

之顏日半畝方塘棹楔之前日源頭活水後日清如許凡歷四中丞所題俱用朱晦庵一絕句可又言環縣御史臺聽事寫李獻吉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群爲柱聯但改落爲轉眞所謂點金成鐵也

前定命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市井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甲皆具人皆狂駭以爲神也雖三公九卿莫不從風而靡以爲此邵堯夫所來也不知此皆從京師日者購其年庚

履歷預爲撰集使人身自覓索以駭胲之耳如余未嘗以命問京師日者則覓之不復有此命矣且未有文理村鄙若此而足以定人之貴賤壽夭者也其事易見何不少察而明墮于其僞術乎

邊道詩

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稱太太且斟栢酒樂陶陶蓋都民呼有司卷屬惟中丞已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謫者大爲絶倒然此特近于俚鄙耳至若閩人王少白亦作郎爲衆所

傳誦如宋人月出卓八脚之類最多好事故爲鏤板書價一旦騰踴買者如市盜人喜得之用爲笑資耳亦詩道一惡刼也

都下詩

余頃入都詞人益寥落無幾而所見篇什惟吳允兆秋草十詩及汪明生秋閨雜詠畫艶可誦其他惟鄭陳父元夕一結云看他何處不妖人及楊不弃溪上偶成沙頭小鴨自呼名而已至如那哉公翰諸君都不復進亦足以見詩道之不振也

胡孟弢

胡孟弢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頤長髯頭着青幘身被布衲手搖一扇來謁胡與之言則道流也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澄眺洸水劃然長嘯有如鳳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倉卒無以爲娛聊與君飲遂袖出一盤如赤玉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意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鳧饌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撲人矣心益大駭既飲而杯復滿脯亦不見增減道流更言曰

明月在酒清風滿衿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之須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鳴舞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賢聖願知此身昔所從來今何抵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人有星宿降謫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眞仙再來身有山川孕靈身有鬼神託見身汝是匡廬山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當自驗吾乃言天地之秘沐啟盡泄胡因歷以在朝諸大察問則曰趙相國是天目上眞張相同是旌陽顯化陳相國是參水猿沈相國是南滇公孫太宰是

金天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尚書是司祿褚侍郎是司祿左相范尚書是貴相馮侍郎是壁月烏劉侍郎是江伯曾侍郎是南岳副司命石尚書是武曲李侍郎是北地主者沈侍郎是優波離尊者蕭尚書是折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侍郎是營室裘總憲是左執法李臨淮是欠將李寧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諸公而忽聞窗外大聲曰盗道多言有翅不齎道人曰余過矣余過矣遂抱長別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此問答只成得一部天上縉紳耳何不問胡元瑞

以上應少微庶幾解俗乎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武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攜一名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出其容有慼復以他事詼說許時邀者益急言主人候湖上久矣余欲挺之偕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詈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晡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伴問于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姍亦不能存命也奈

何更問昨者進圖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溺茫至歸方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歃血證盟余因大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知己傳

余嘗于潞河道中與嘉禾姚叔祥評論古今四部書姚見余家藏書目中有干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御覽藝文初學書抄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匱幽岩土窟掘得耶大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今浙中所刻夷堅志乃吾

篋中五分之一耳別後乃從都下得隋盧思道知己傳二卷上自伊呂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兄妻子友朋外以及鬼神禽畜涉于知己者皆錄筠諸葛孔明與先主最相知以爲有君自取之一語爲大不知己不錄葢有激乎其言之也因尋校此書惟隋志有之自唐巳下不復有也能不愧金岩石篋遠以語叔祥者乎

廁籌

有客謂余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厠男女皆用瓦礫代

紙隷爲嘔穢余笑曰安平晉唐間爲博陵縣鶯鶯縣人也爲余何客曰彼大家閨秀當必與俗自異余復笑曰請爲君盡厠中二事北齊文宣帝如厠令楊愔執厠籌是帝皇之尊用厠籌而不用紙也三藏律部宜律師上厠法亦用厠籌是比丘之淨用厠籌而不用紙觀此厠籌瓦礫均也不能不爲鶯鶯要處掩鼻耳客爲噴飯滿案

余從錄湖中清冷點沸得此抄本校得二十字已復得五字顧不知讎校後何如耳昔人謂校書如

掃落葉隨落隨掃亦是一適　張元彂識

甬東毛元仁

誤術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吳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少史子曰夫以無用之術始則不吝百金之費斷乃卒致裂地之封盖其術也但可以用之於洴澼絖之藝而非可用之於戰陣之間者也吳王不知而輕用之然則洴澼絖之人果

可以爲介冑軍旅之士耶客之獲封所以取償其百金者則得矣其如誤國家之事何噫豈不龜手之藥誤國而已哉若趙括之能讀父書馬謖之好論軍計郭京之六甲遁法其爲誤也何殊

爭訟

昔者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于秦緩其二三子者不勝其忌於是各爲新奇而託之于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爲不有以異于兄則不得以同于父天下未有以決也他日其東鄰之父得

緩桄中之書而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窮于天下少史子曰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苟不稽實訟可聽虖是以爭鷄之訟有救粟之證爭牛之訟有放歸之蹤游賊之訟有撲鐘之證否則鼠牙雀角穿屋穿墉者誰能勝其辨耶豈惟辨醫緩三子之術而已哉故曰簡不聽又曰閱實其罪

虞害

豢人有置係蹄而得虎者虎怒跌蹄而去昔有人爲蝮蛇螫其手其人則斷其手少史子曰虎之情匪不

愛其蹯也不以環寸之蹯而害其軀人之情亦匪不愛其手也不以一手之微而捐其命其所全者重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如虞公不知晉文公屈產之留係垂棘之璧手寘頑不寤遂至亡國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惜哉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康節曰心要能放二者何相反也少史子曰放心者心馳於外如雞犬之出不求則不得也心放者能盡其心如鷹隼之翔于雲霄而機繫固

在吾乎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廣大流蕩者失其本心廣大者擴其本心

觀物

昔李白把酒問月庾亮乗樓咏月謝惠對酒醉月是三子者其果有獨得之趣而見道之深耶少史子曰噫是皆適興于一時玩情于旦夕醉生夢死抑何望其觀物理而見道之深也哉然惟孟子容光之照周子光霽之懷程子吟弄之趣朱子秋寒氷月之句兹固觀之以理而翫之以心者若夫寫景岳陽模像滕

閒蘭亭醉翁之遊赤壁黃州之玩皆能收景物之熙明悉造化之情狀而感慨忘情若羽化而不能自已謂之玩物可也謂之善觀物不可也謂之適情可也謂之見道則未也噫今之人非惟不能觀物亦且不能玩物非惟不能見道抑且不能適情佳時勝景不易得也莘莘碌碌患得患失殆無虛日殊不知青鬓易皓朱顏難售童冠相偕風浴惟時與點之意吾何獨不然

斥邪

蜀之犬吠日越之犬吠雪少史子曰夫犬一也而一則吠日一則吠雪何也以其見與不見耳夫怪生於罕而止於見赫赫當空者謂之日粲然徧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緲然際空者謂之海是亦可謂怪矣而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者見也今之人未見之物而驟見之心愈疑而事愈紛紛借乖張心志靡定立壇設醮以求安于一時適人未見而疑之耳故蜀犬吠日而越犬吠雪者非日雪之異見與不見之異也使

其易地而居則犾然無復吠矣康節見麋鼓而不驚元忠視老猿而不逐惟二人足以語此

着愛

嘗讀韓詩外傳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蓍亡吾簪是以哀也少史子曰婦人之哀豈緣于物哉緣情以生愛緣愛以生哀理則然也故斜谷之鈴溺愛者思之思在人而不在鈴也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感在人而不在笛也

紀事

古人云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必也于曰然則言語文字果足以繪道也耶彼陰陽繪于易而消息盈虛之理不能盡其象政事繪于書而禮樂刑政之體不能盡其道性情繪于詩而喜怒哀樂之發不能盡其意飾文繪于禮而升降揖讓之規不能盡其儀賞罰繪于春秋而威福與奪之施不能盡其權夫是以太玄洞極欲以擬易帝王誥詔欲以擬書唐詩杜律欲以擬詩家禮以擬禮綱

鑑以擬春秋是亦盡其有餘不盡之故也豈惟雪之清月之明花之馨泉之聲人之情而已哉

孟浪

昔有人朝三飯于家而敘其隣以辟穀之方又有人十年空言以報仇而不敢動又有人終日礪鋤以刺虎見虎而又反却走者少史子曰空言無實君子病其誕人言不慙聖人知其難夫有辟穀之方則家之三飯何爲耶遇仇不動則十年之圖報何爲耶見虎却走則終日之礪鋤何爲耶是以不言而躬行者萬

石君之所以見稱以淸談而廢事者司馬氏之所以自敗故議論多而成功少者達人之所深戒

語竇今古

清源洪文科

偶録

乙卯季夏同方孺顯飽稚修答蕪關吉祥寺塒案頭有李于鱗選詩一冊雖平昔所觀覽其間補註多警語恐過目遺忘因録之如王勃別薛華詩云送送多窮路皇皇獨問津悲凉千里道凄斷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又如明皇登花蕚樓聽歌李嶠詩云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

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二詩皆覷破閻浮世界讀之令人爽然偶錄之予閱曇花記自悟一首有舊歡皆是幻新寵亦非眞總屬空中境渾疑夢裡身童顏難再得老髮易催人試看荒郊外崚崚白骨新之句亦附之以續貂云

托言

圯上老人古今異人也世云黃石是其後身誤矣當時命子房取履橋下已知孺子可教但惜其悻悻一擊客氣未消故抑之授書而爲王者師焉丹十三年

見黃石即我乃仙去托言豈眞也耶獨前知十三年後從高祖過穀城山下爲奇耳子房取黃石而葆祠之是無忘本師之訴亦豈以黃石爲眞老人也

言可觀人

夫言者心之聲也在聖門毋令弟子言志漢高觀始皇東巡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其言何等雄渾何等濶大即預知爲帝者之言在項籍則曰彼可取而代也言雖豪邁不逭劉季遠甚人固知爲覇者之言矣而蘇秦引椎刺股時便以出金玉錦繡取卿相爲志後

果佩六國印獲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之利酬其素心非宿昔所期待者乎若晚近過爲無稽以欺世者尼父所謂其言之不怍者也

勉强

古云事在勉强而已又云勉强行道又云勉强加飡飯吾人艱難處世存一勉强之心即甘淡泊守寧靜之意志氣　何宏遠勳猷不可至乎後人水陸備陳窮口腹之欲裘馬休休獲即次之安縱情逸樂恣意驕奢天下事不可爲矣且宴安酖毒伐性之媒身

命亦隨喪亡焉是亦未識勉强之義也

遵成說

瓜李之嫌自昔警之至今形之章奏見之詩篇雖三尺童子習知之矣然瓜田不納履固也芋蓯菱芡之田又可納履乎李下不整冠固也桃杏梨栗之下又可整冠乎均有不可之嫌而獨言乎瓜李何也前人之成說止有兩者之喻是以後世遵之不替此所謂舉一以見百又焉能縣述天下物以垂訓哉

鶴附風人知己

嘗讀孟浩然松月夜窻虛之句固深喜其命句之工猶未得其追真之妙丁巳冬寓歷山官署短墻外松栢森森夜深月出東山之上影映窻間高眠卧榻見枝榦縱横清輝照耀雖畫工不能描其巧懷愁不寐之人觀此景象要當在念幽恨關心慨世路之多艱哀浮生之若寄撫景興懷又將何以爲情耶當日浩然舉此爲明皇誦誠哉最得意之詩雖遇最失意之日亦命也予生千載後觀此詩之景契此句之神竊於浩然知己之末

節飲食

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吾獨怪夫耽麴蘖者翫精沉飲爲長夜之歡擲雉呼盧須傾百斗竟醉矣乃服葛根湯以解酲嗜滋味者恣意烹調羅肥甘於几席盤食擺列不厭飫不休竟飽矣乃吸苦茗以消悶夫任情醉飽又憑茶葛二物以消磨是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勦殺眞以吾腹爲戰場損傷腸胃多矣與其消解於後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

傳奇之盛

往昔英雄豪俠秘計奇謀可喜可愕眞足照耀千古太史公紀之詳矣然天下豈皆操觚染翰之士按籍而觀者寧幾何人匹夫匹婦茫乎未知也我朝騷人墨客作浣紗紅拂竊符投筆等記其間慷慨悲歌風流豪邁樹蓋世洪勲之奇男子具超塵偉識之俠婦人編之詞曲演之壇場俾當年行事歷歷如在目前凡有血氣者咸知奮發誠感激人心之一助可謂盛矣如觀此而徒以聲音衣服與傀儡同類而共笑之眞所謂木石人也

山水之緣

五嶽爲中原勝槩予家瀟源僅僅兩謁岱宗焉北庚寅浮瀟湘過衡岳而未登徒瞻三十六峯之勝壬辰使蜀經華岳亦未上遥望蓮花絶頂之奇自媿分緣淺薄由名山可企而不可親此中默然至今矣乃游燕都數四密爾滿井西山客金陵幾年棲霞牛首又不甚遠若雨花臺咫尺耳並無予跡與諸友相吟咏益信少山水之緣虚此生也爐頭楚舘每多征來寄興叢名勝而避塵芬憊于其俗品也夫子其俗品也

夫

戴巾之濫

晉漢唐巾乃先朝儒者之冠我明興科甲監儒兼而用之數十年前人心猶古非眞斯文盡安分焉漸至業鉛槧賦詩章者戴矣此猶之可也邇來大可駭異一介細民耳未聞登爾倖而入黌宮一丁不識輙獲資財不安小帽巍然峩其冠翩然大其袖揚揚平康曲里此何巾哉曰銀招牌也至於諸人亦僭用之曰省錢帽也一人僥倖科第宗族姻親盡換儒巾曰蔭

襲巾也故諺有滿城文運轉遍地是方巾之謔噫亦太濫矣獨惜此時臺中之人不然朝廷常差巡巾御史攬轡中原遇此輩杖而裂之可也

王官十事

一曰習儀拜牌二曰接詔送表三曰救護四曰祭秋祭壇五曰朔望朝王六曰拜千秋七曰兩臺作揖八曰計期支俸九曰手談消日十曰染鬚夫林總之官沉溺風波者不可勝數免大縻而登彼岸僅僅幾人一自曳裾甘心今寞株守空齋十事外毫無職掌安

命者方幸可以稅駕而世人皆以未路視之豈唯王官日暮途遠六卿宰輔亦有之如召東泉陳缾台之繫獄嚴分宜生前之辱張江陵身後之羞淒涼景氣又爲十事者所笑其餘海內堪捧腹輩尚多也世運承平中原邊塞皆賴朝廷福澤肉食者特借衣冠彈壓地方耳眼見幾人眞是經綸手也槩而論之王官固畢畢無足比數縱位三公官一品亦電光之過瞬息總屬幻泡空花世人又何必鴻毛此而太山彼也

功名之際不可無

人至殺身滅族禍至慘矣談及此大可寒心誰願效之乃後世言報人者不曰千金贈則曰一飯報領以韓侯自比豈不以其築壇推轂胙封齊王樹蓋世之勳名垂彝鼎之事業乎倘信受辱胯下從獲非義之財雖報漂母千金人必不肯比跡於韓況又赤族之慘乎

詢芻錄

闕名

二郎神

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犬實蜀漢王孟昶像也宋藝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昶小像於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應因命傳於京師令供奉蓋不忘昶以報之也

漢壽亭侯

關羽人稱爲壽亭侯漢壽地名亭侯官名韋昭爲高

陵亭侯蔣諱爲臯鄉侯是也漢復有鄉侯

張僊

人以二郎挾彈者即張僊也二郎乃詭辭張僊乃蘇老泉所夢僊挾二彈以爲誕子之兆因奉之果得軾轍二子見集中

眞武

眞武即龜蛇玄武神也靑龍白虎朱雀皆奇惟玄武陰象獨偶北方肅殺之氣故持劒其色玄故衣玄

泰山碧霞元君

元君女像愚民以娘娘稱之北方稱爲奶奶蓋后土神故也世俗遂以女像相傳以起愚民之信向余嘗嘆曰曾謂泰山之神不如奶奶乎

門井竈厠神

世以門稱丞戶稱尉井曰童竈曰君厠曰三姑皆古戮於門而自投於井竈厠而死者人遂以爲所司之神而圖其形焉理或然也搜神記又云厠神名郭登蓬頭青衣豈亦死於厠者歟

牽牛郎

小兒相牽戲曰牽郎郎拽翁翁打破尾兒不坐地初不爲意後知祝生男也牽者郎郎拽者翁翁打破尾穰之以弄璋不坐地穰之以寢牀無非男也古人小兒童呼以相祝之意

保娼

古優女曰娼後稱娼之老婦曰保考之鯧魚爲衆魚所淫鴇鳥爲衆鳥所淫相傳老娼爲鴇意出於此魚或云娼而得名也即虵與龜交而雄龜畏避之意故曰龜

問到底

嘗見人相詰必曰打破沙鍋問到底不知其說後知問乃璺字器破也沙鍋力薄損則其璺到底故怪問者借此以言

正月

秦以呂政諱以正月之正為平聲自漢至今形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韻秦法之嚴如此

漢子

漢自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

聞漢兵莫不畏者稱之爲漢兒人又曰好漢自後爲男子稱矣

黃卷

古人用辛苦之物染紙以辟蠹其色黃故稱黃卷有差誤以雌黃塗之而益以墨書後人有言誤即翻改任意是非謂之口能雌黃

窟籠

俗稱孔爲窟籠蓋翻切也窟籠窟輕聲孔市語有累鬼切稱漏八分等語欲諱而不明也傳久遂不知所

謂

結屋枋湊合處必有牡牝筍穴俗呼爲公牡筍是也

筍牡

屈戌

屋門牖牖鎖處釘較也俗呼不一亦不知爲何字近覩輟耕錄所載爲此字引梁簡文帝詩云織成屏風金屈戌唐商隱詩云鎖香金屈戌又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又作屈膝銅鋪即金鋪古之戶牖飾寶石鴉瑚無見權貴人以青寶石作帽頂曰鴉瑚者之回

回之寶有五色亞姑又曰鴉鶻蓋番字譯者不必太求也

課馬

馬以牡稱課蓋唐計歲課駒故也見輟耕錄

正五九月

新官到任多忌正五九三月不知所謂唐以此三月斷屠宰節度使上任必有大宴宰割遍及下人緣禁不便事故於此三月不上任非不利也今無齋禁而亦不用豈非因襲之弊哉

風箏

即紙鳶又名風鳶初五代漢李鄴於宮中作紙鳶引線乘風爲戲後於鳶首以竹爲笛使風入作聲如箏名俗呼風箏

菠莧菜

南人呼菠菜北人呼赤根菜南人呼莧菜北人呼荇乃人莧音誤也易夬有莧陸卦詞董遇謂人莧北人誤以莧爲荇古稱藜即灰莧老可爲杖蒸藜杖也

新知錄

明　劉仕義

賢智之過

吉水羅念菴先生以議大禮不合去之屢詔不起居肯講學務敦實踐接引四方有志之士孳孳不倦嘉靖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使獻亂不忘君之義上疏請建儲詆朝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惕然感動因思昔人薰胥之譏遂禁趾不踰中閫者數年諸縉紳皆謝絕之歲癸丑楊繼盛在武選謂嚴

嵩當國專權稔禍發其十惡五奸曰臣居兵曹以討賊為職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卒以危言就戮劉仕義曰忿菴知道者也二公其賢智之過矣

唐荆川

唐荆川順之以議大禮不合而去養高林泉遊內矜式厥後倭寇猖獗應命總戎乃大不猒時望士論以是少之劉仕義曰此不足以病荆川也昔翟焦謂梁惠王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

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

治體

居官以不擾爲貴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可謂達於治體者矣淺識之人每自矜其智自炫其才日驅所治之民而奔走之日取前人之成規而更易之殊不知上日勞而下日困矣其何能治哉王陽明先生知廬陵時務以玄默化民縣庭晏然民有訟者亦不令人拘捕但以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

巳其不擾類如此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父母斯民者所宜深念也

詩有別趣

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誠然矣其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殊未是杜子美詩所以爲唐詩冠冕者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澤放蕩情懷爲高而吟寫性靈爲流連光景之辭者豈足以語三百篇之旨哉近唐寅送人下第詩曰王家空設網儒子尚懷珍唐荆川以爲是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 不逃青山

拐不歸如此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此見詩之命意當主於理矣都穆咏節婦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況石田以爲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禮經曰寡婦不夜哭燈字宜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若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豈不謬哉

山林之樂

唐人有詩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假途蹤滎守資待次沉酬於名利中而莫之止其於徜徉山林之下自有樂地殊未知也夫政務

之樓孰與琴書之娛冠裳之拘孰與野服之適午門待漏寒威逼孰與睡覺東窗日巳紅若急流中勇退者誠達矣哉

化民成俗

湛甘泉先生爲南大司馬時令民毋得餐大魚酒肆中沽市無論舉火當爐致衆叢飲有大禁焉除歲度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可謂導民以儉矣然是時居民大擾咸稱不便何愚之不易化如此哉或曰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

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踈爲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可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良吏故公爲數郡不彰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懷劉仕義曰其然乎雖然化民成俗政之經也隨俗習非弊之道也

國朝趙越五事

國朝超越前古五事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優外戚以厚祿而處以安閑之職銜二也政本有歸無母后專制之失三也兵柄有統無悍將拒命之患四也金魚懸掛於歌樓象簡遺忘於妓寢豈非前代之弊乎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此 國朝超越前古之五事也

登科錄

今登科錄叙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以皆東 地

爲東夷人文王生於岐周卒于畢郢皆西夷地故爲西夷人何嘗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緦巳服窮而親盡矣況四世而上焉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矣或曰朱子閩産也猶自稱新安何也曰韋齋君本婺源人因仕入閩生文公寓居建陽之考亭其曰新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淳懿公晁吉安廬陵人以公務至京悅其山水之佳麗因家焉而于母郭氏歸之而以生予故予金陵産也而稱廬陵者不忘本耳若世代既遠而猶云云豈不甚無謂哉

江右閔文振

石眞妃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眞妃靈顯頗著永樂初出海軍張元誨等載星過嶺遇轎二乘侍女數輩執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爲于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見知爲二妃即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　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

時林孝子懃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月華吟曰世亂年荒起盜兵紛紛螻蟻尚逃生妾身不幸遭俘一雨涕何時積恨平百尺瀑漫探禹穴寸心皎潔付胸泓皇天不泯堅貞女召拜雲階泯得名雪英吟曰昔日繁華若轉蓬千幾萬排總成空肉芝勝比蓮花鮮甘露何如竹葉醲物外烟霞隨處得世間風雨任牢籠如君已有曾參行暫與尋常一徑通吟畢謂懃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為火部雁霖與妃吾妹爲水部風

壽眞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顧孫回望無復人字矣

張太子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子永樂戊子士人卜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紫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蓋玉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英山東濱州人其父斌爲浮梁令以父任應舉云又士人袖芭蕉葉入云

我非問功名第言神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滅却窗前數點螢又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詩云蘊武當年膽氣雄何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雁落紅云如是者莫可枚舉或謂是時有旅櫬寄廟中必其所爲後櫬移而神不顯

鷹神

大興太宰劉公機初爲秀才時畿鄰有鷹神乃一獵鷹也一月飛上公宅造糕餉之偶不潔鷹攫其奴若

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人擡轎叅贊南京已而飛去公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叅贊南京機務如鷹語云

台州三寶

台州城外數里有白塔觀音院初上於水濱人獲沉槎破為薪中有觀音小影遂刻像率衆建院侍奉忽院僧夢觀音告曰盡徙我置白塔頂詰旦僧徙像薄暁取之屹不動將集僧衆往取而院已煨燼矣像得不燬是夕城中城隍廟後王總管祠亦燬未幾王總

管幻形爲士人至温州語商人曰台州白塔觀音院被燬盍載材往當得厚利商人果載材至白塔城中人亟市之爲建總管祠商人至祠見總管像即前士人也相視驚訝故台州稱三寶其一爲天寧寺鐘白塔觀音王總管其二也

題棟詩

嘉靖間費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之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士題棟柱曰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不必苦

勞心公驚視之俄不見

滑氏構第

明府司寇餘姚滑南廓浩營第邑之南門夜半將上樑木工報以未及吉公就寇帶坐以俟少假寐忽夢群龍旋繞樑棟間覺而私喜爲龍兆云未幾子孫零替將宅轉售與同邑少司空龔公肅齋爲第有人紀詩曰司寇緋衣坐夜中忽夢棟樑飛龍攢不識共龍成一字轉眼賣與龔司空

前定錄補

武原朱佐

苗帝師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貧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坐飲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曰郎君寧要知前事否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受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問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特相乎老父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

以爲帷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天子昇遐攝位三日

杜鴻漸

杜鴻漸父名鵬舉父子似兄弟名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乃鳥偏旁曳脚忘其字遂名鵬舉謂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鳥旁曳脚也鵬舉生鴻漸果作相

鄭復禮

釋弘道居福千寺能前知河中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扣之弘道曰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一須國家改元第二年二須禮部侍郎再知貢舉三須第二人姓張四同年有郭八郎四者如是賢弟姪三牓率同鄭疑而退長慶二年應舉不中直至改元寳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鄭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嘆之曰弘道言三牓率同一已異矣況再乎至三年故尚書右丞鄭茹憲應舉至太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鍇

再司文柄姊壻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褒同年郭八郎名楨私念曰兩牓無差矣又豈其然乎次年故駙馬都尉鄭顥應舉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顥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三牓果無差焉

宇文融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日數多少由判官舅判一百日及

拜相百日而罷

王處厚

釋僧緘俗姓王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偽蜀落第入寺爲憂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邪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浴日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乎真偽非君燭下之文何多塗乎遂探懷袖賦稿示之此豈非

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悵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紱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謁太尉幽公杜琮祠坐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麗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紱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紱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懼乎第知泰山舉君為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發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

名食斷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誡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戊同戊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為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為程處厚惟與同年置酒高會是夜暴亡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

汪玉山

淳熙中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將就道有一友人

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此行必典貢舉兄可一就省試初場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爲驗其人感諾玉山既知貢舉授卷卷中果有用三古字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非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它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曰予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它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曰初場易義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對曰

此事甚怖公問不敢不以實對啓行就試假宿富陽

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

一官人女也殯此十年無人來取又不敢葬相與黙

然嘆息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予曰官人赴省試

初場自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第但幸勿相忘使

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

延遣人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鶯冀

楊汝南

清漳楊汝南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

沃其首驚而悟榜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惟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榜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廂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其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卒主之不呼竊就杌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橫而登執主人而往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閩之大慟曰今復已矣同邸嘆咤爲之罷博榜出報捷焉視榜題若油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蒞書淡墨以夜倉猝

覆燈盌吏不敢以告也

何文縝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時與同舍黃生詣日者孫黯問命黯坦衣踞坐何先占旣布算黯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愠曰黯老矣濟有生計令謟一秀才其獲幾何命實中格何曰然到何年作狀元曰乙未歲問人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域尋常奉使者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出使殊不可曉耳

乙未歲廷試擢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 悉如縣言

葉祖洽

邵武俞翁善相術葉祖洽與邑友上官均過翁翁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曰寧有是翁曰又同年也吾爲選一題可預作之二人未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高竹一來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罷詩賦論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策字也

王文博

奉新王文愽名載夢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目光炫耀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汝居第六遥呼鑄曰爾名亦在後須臾有紅英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譟而出似相逼逐戰驚寤明發始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督朱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詎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爲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領南昌占其十十名中熊誼冠首正符朱牌

之數載却在通榜第六鑄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
第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

雅園鉛摘

定水謝廷讃

驅鴈

王右丞出塞作第三句暮雲空磧時驅馬又七句玉靶角弓珠勒馬重一馬字李于鱗諸子俱不能定偶閱楊用修集云鮑照詩秋霜曉驅鴈春雨暗成虹佳句也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驅鴈千里飛雲之語則暮雲空積句當作時驅鴈無疑矣王元美先生極賞敬美定關山幽居爲關士幽居愚竊謂此相

枕譬差覺勝耳

納納

凉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凉土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遙見便行人至便止有羅土於地者後人看足跡納納杜詩納納乾坤大當本此

廣運

國語廣運五里東西爲廣南北爲運然則帝德廣運者正所謂東漸西被北朔南暨也　國朝有廣東廣

西河謂之漕運正此意與

孟子逐句

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勅荅臣下神滅論又見釋道安教指迷句）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見南齊蕭子良與孔中丞書）

用學言應天之始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

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祚移其子乎

仲卿妻

焦仲卿妻名蘭芝

紅娘

王之渙調帳詞第一首八蠶薄絮鴛衾綺半夜佳期並枕眠鐘動紅娘喚歸去對人勻淚拾金鈿

閿鄉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左轉蓮勺令注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邽縣東北蓮音輦勺音

酌與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注閿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閿

月閇不勝火

宋永亨異聞錄云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漸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閇也

功夫

世說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

眞直二字辨

說文直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徐曰乚隱也今十目所見是直也說文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乚音隱八所乘載也徐曰眞者仙也化也匕者化也反人爲七从日囪莽不能識乚隱也八其所乘也乗風雲也丹鉛云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即象二器

韻學

世言韻學起于沈休文余閱李少卿與蘇子卿詩首篇皆七虞韻無一字闌入六魚者乃知韻學從漢代固嚴矣至次篇純用四支三篇純用十一尤尤可証載閱子卿詩首篇純用十一眞次篇純用四支四篇純用七陽獨三篇雜用十灰五微九佳四支耳漢韻政復嚴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渦音漩杜詩盤渦鷺浴底心性張螾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空地斷壁

爲分綠繞天

香山

白香山浩歌行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可以用老王夫子云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可以達生

呂溫詩

早甚見權門移芍藥詩綠原青壠漸成塵汲水開園日日新四月帶花移芍藥不加憂國是何人可爲大

息

陳江總芳樹篇

朝霞映日殊未妍珊瑚照日定非鮮千葉芙蓉詎相似百枝燈花復羞然暫欲寄根對滄海大願移華側綺錢井上挑蟲誰可雜庭中桂蠹豈見憐此七言律祖也

覺底微言

吳郡顧其志

身外長物

李文饒鎮潤州日與甘露寺僧善瀕行以方竹杖餉之是公所寶及再鎮問僧前竹杖無恙否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嗚呼一竹杖也知者以爲珍不知者則尋常視之矣世間萬物皆如此此不足論古人所謂身外皆長物也以有道者觀之奚啻如山僧之視竹杖已乎庸知此僧非爲文饒說法也

衣祿精神

人之衣祿如錢之在囊多用則易盡人之精神如火之銷膏不恤則速竭

行義

子路有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士君子當三復斯語

中人僭擬

近來中人執柄者其外直房在皇城東河邊人遂稱爲河下如陛下閣下之比萬曆初司禮馮保顯權竟

奏中事閙馮者必以欽差加其銜上檯頭與　聖旨

並不然馮輙怒

翰林清冷

翰林儒臣素稱清冷嘉隆以來往往侈房宅多僕從大非昔比宋楊大年以學士請外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嗚呼此風邈矣

宋室兵弱

人皆謂趙中令勸宋藝祖收節鎮兵權遂息數十年

紛紛之禍然不知此可爲一時權宜之計卒令終宋之世兵弱而不振未必不繇于此南渡後李忠定有建藩鎮之議惜爲奸臣所阻若文文山時則國事去矣縱行之奚濟哉明主惟擇人而任之豈有慮其專擅一槩以意裁之如漢世祖之不任功臣均未得爲中道也

法嚴不可恃

秦法號爲最嚴然變時起于左右初發于荊軻之匕首再發于高漸離之筑三發于博浪之椎嗚呼嬴政

亦危矣法之嚴果足恃哉固不若平易近人而人親之也

官家

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指天子爲官家宋眞宗以問李仲容仲容亦以是對是殆不然所謂官家者猶人言公家云爾如今世俗婢僕稱主人爲大家也

五運

炙轂子曰五運二說鄒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漢魏

以還共尊劉說

求雨法

蜥蜴求雨法以土實巨甕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歸去

罷內操

正德中 皇城內有小教塲以備演武萬曆甲申稍加厭橫選內臣三千給戎器馬匹時時操練午日
上親閱視事頗聞于外比部董諱基者上疏諫奉

旨左遷嗣是臺省屢有言者次年春以禱雨不應從

中報罷　聖德從善之美亦近代所未有也

古詩體

詩卷耳之章有六言五言體七言則交交黃鳥止于

棘八言則我不敢傚我友自逸也

丹鉛名錄

或問楊用修以丹鉛名錄其義何居余曰此即其錄

中古之犯罪者以丹書其罪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

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升菴名在尺

籍故寄意于此也

耍地戲譚

京中六科及銓部司官　極崇重有人自外僚入見六科例應送至門槪有辦官唱云門上看見銓司例該門上揖辦官輒傳呼不許說話其人退戲謂相知日誤矣科中應唱不許說話言其少進白也吏部應傳門上看言其多餽遺也聞者絕倒

安排較計

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吾心一有安排布置便欠

自然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吾心一有計較猜嫌便多乖戾

泥水刀

武淸伯李偉　慈聖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驟貴所欲煩賒請乞無厭一日　慈聖賜一篋緘識甚固發是重寳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喻　肯稍就斂戢

處世法

左氏鄭公孫黑肱戒子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

求焉可以後亡斯言也思深哉可為處世法矣

以我觀書

古稱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故道德五千言佛經四十二章皆足以印證身心陶煉性靈未必非吾道之助若必欲推墨而附于儒援儒而入于墨此吾儒之過非二氏之罪也諸子百家亦猶是也

居鄉奢儉

吾鄉士大夫有開府鄖遊以八人輿招搖于市者一友欲矯其非乘敝履肩輿往拜其人茫然自失羸服

以吝而心甚啣之未幾兩人並遊地下矣所謂齊盜跖俱亡羊也然而夷齊盜蹠之名不可泯也君子寧爲此而不爲彼

墨池浪語

豫章胡維霖

駁宋史紀異

熙寧元年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爲龍腦至龍腦價爲之賤政和四年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爲碼碯倘方取之爲寶帶器玩夫石變爲碼碯可異也而樹枯爲　不尤可異乎

張千載

人皆知文山之忠而不知文山之友張千載友誼尤

高千古千載廬陵人也文山貴顯屢以官俾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遂同赴京寓文山囚所側日以美食奉之文山受刑潛造一櫝即藏其首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于俘虜中俾出火其尸千載拾骨寘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似此朋友眞堪千載不愧其名已

陶侃三惟

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嘗如廁見人朱衣介幘歛板曰以

君長者故來相報後當爲公侯至州都督及爲江夏太守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隺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此三者眞咄咄怪事

弇州史料辨

閱史料中間如大政年表等洵足備一代之槪然其全不覈于此也至于名臣傳須細細查考凡請弇州作傳作志表者其人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尚十之八九雖累代勳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爲定案也丘文莊有云天下不可一日

無史尤不可一日無史官安得有大手筆人彙成熈朝鴻史以快心目

徐有貞李應禎祝允明

人知祝希哲書法爲神品不知祝乃徐天全有貞之外孫而李貞伯應禎之子壻也天全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許逸道勁間有失之怪者貞伯善懸腕疾書其質力故高往往有掾史筆則希哲亦可謂克光外祖氷清玉潤集書家之大成乎

皇明通紀多誤傳

楊升庵以通紀爲梁億所著億儲弟故以不草威武大將軍勅歸之梁公其實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紀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信如此言則訣直相反吁事僅百年以上梁公人品尚無定論況敢尚論千古乎

楊文定好學

文定永樂中爲洗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數絕獄又朝命叵測屬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溥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人知文定相業與大制作孰知其好學如許初鄉試首選者官胡儼批其文他日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曲胡公眞知人哉

胡忠安逸事

太宗察濙忠實命巡訪異人歷久還報賜坐語四鼓時盡意有所屬濙力保護其間正統初提學黃潤玉行部田州遇　建文云彼時胡濙假訪張邋遢實尋我縱我入蜀久遊雲貴至此遂傳送至京

劉子玄史通

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黄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水經名山記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所未有者其序山水奇勝文藻辨麗又其中載古歌謠更多奇古可入詩材至名山記乃何鏜巖所集近復補入景必窮幽語必造奇仁智者豈能足跡遍天下得此者可以卧遊

蘇長公王長公

余酷嗜子瞻元美二公集欲強置一品題不得但覺

誦子瞻集泠然如列子之御風而行誦元美集如驂鸞駕鶴而遊三十六洞天

三李詩

李空同得趣于風李滄溟得趣于騷李西涯得趣于頌空同其詩中之長江乎滄溟其詩中之海市乎西涯其詩中之洞庭乎或謂西涯古樂府爲詩史空同滄溟爲盛唐正一洗宋元之弱信然

佛法入中國

佛法入中國不始于漢明帝列子西方有聖人老子

師竺乾可証蓋周穆王時文殊目蓮來化穆王即列
子所謂化人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
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
公不識棄馬坊中公疾令巫祝之曰此真佛神
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宰牲祭之神
擎棄遠處由余又曰臣聞佛清淨所有供養燒香而
已公遂欲造佛像由余于高四臺南村得一老人姓
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
老無力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場內爲諸匠執作

今請共造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于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爲高四臺其人姓高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故名高四然則秦穆公時佛法已入中國矣

雪濤談叢

棘寺江盈科

犀怪

余鄉延溪廠有石犀牛其來頗久近歲居民藝麥被隣牛夜食幾盡牛主懼其訟已乃故言曰早見牧兒言石犀汗如喘又口有餘青食隣麥者殆是乎衆皆信然謂石犀歲久變物于是藝麥家持石往斷犀足不復疑隣牛云嗟夫隣牛食麥石犀受擊石犀之形以一擊壞石犀之名以衆口神凡事如是何可不揆

諸理

相議

余令長洲時一日謁瑶泉申相公問及册立事公曰老夫致政之前一年以此事勸上上而許來春立無何言者群起乃反不果然竊窺上旨實無他端但不欲廷臣居功耳及昨年震位大定乃知元老造膝之議又不及知者亦多矣

將功

近日楚蜀用兵朝廷命中丞鐵石江公總楚師命大

將陳璘提督所向必克兩建鉅伐然璘自恃能戰皮林一役草薙禽獮幾致玉石俱焚之嘆賴石公力止之爲開列古昔能將好生好殺之報以示璘然後璘乃戢兵所全生齒數萬總將能殺敵將之功也制府止其多殺又以廣兼愛之仁也本朝用大將提兵而以制府節之眞長策哉

西南

安酋不侵不叛比于流官盖土官中稱忠順者謀黔者只當固安不當以安爲事盖黔之池郡衛俱託安

氏舊巢安之部落去黔二里而近若横挑此筵而
走險黔城皆魚肉矣縱天朝之力終能剪滅此酋然
何如相安為得計推而論之微獨安氏凡西南邊徼
如安氏者皆當取羈縻毋輕議兵愚楚人也黔有事
楚受其獘故著之

冤獄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
遂執之官司備加考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
無以應迫之謾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

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于市有疑之者質于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北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徃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繩于市則庖人之冤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　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寃民多矣嗚呼仁哉

解喭

余邑喭云猪來窮家狗來富家猫來孝家故猪猫二物皆爲人忌有至必殺之而邑中博士名張宗聖者

解曰哆語政不解無尾忌者蓋窮家籬穿壁破故猪來非猪能兆窮也富家飲饌豐遺骨多故狗來非狗能兆富也家多鼠虫為耗故猫來孝家則耗之訛非猫能兆孝也此說甚當余邑又哆云笑狗落雨宗聖曰此亦不然笑狗謂瘦狗江西人呼瘦為笑落雨者謂落尾亦江西人讀字之訛也余每觀狗之瘦者尾必下妥此解亦確不可易所謂邇言必察者非耶

斷子葬母

成化間華亭縣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

爭塋質之官縣官判其詞曰生前再醮殊無戀十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塋噫判詞雖則確矣得無傷前子之心乎有母而爭塋焉不失爲孝較諸互相推諉者此殆可嘉而竟拂其志令共塋焉可也但不必合于前夫之冢耳

文選纂註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註持送一士夫士未覽其題目乃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

死了士大夫曰旣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士夫問何故伯起答曰他讀得書多士夫默然

滇中火節

滇省風俗每年于六月二十八日各家俱束葦爲藁高七八尺凡兩樹置門首遇夜炳燎其光燭天是日各家俱用生肉切爲膾調以醯蒜不加烹俗名曰喫生線攝曰火節問其故謂弔忠臣王禕當此記蓋禕受命入滇說元梁王降王反殺禕臠其肉若爾則炳燎可也奚忍食生爲耶夫楚人競舟弔屈子也晉人

禁烟傷介推也皆有不忍之意焉王公破醢而滇俗所斵喫生物乃倒置乎存炳火革食生可也

鴉

澧州華陽王號味一者嘉讀書能詩好延接四方名士其談吐有可觀者嘗言喜鵲鳴噪人聞之而喜故以喜名鴉鳴聞者皆惱憔名惱鴉而世乃從老字名老鴉非也此語亦頗確

白香山

白香山詩自言久宦蘇州不覩太湖一片石余以語

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春雨雜述

西江解縉

論作詩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尚宋人以議論爲詩元人粗豪不脫𩙪裘𩟄酪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

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

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初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也似是而非也非真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而後世之說愚謂異於古者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殫其至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遠如是哉必有說矣

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　國朝枚舉之劉基起於國初極力師古鄙棄其詞古能洗前代氊酪之氣且其位置俱在前列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新聲尤勝江右則劉崧擅場彭鏞劉永之相望而稱作者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跡布置間架撚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水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巙子山平章每日坐衙能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藏間架古人以箒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草書訣

學書以沉著頓挫為體以變化牽掣為用二者不可

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曾公之沉着何嘗不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曾公不如懷素是東坡所謂嘗夢見王不軍脚汗氣耶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籓籬家法書學中與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赧耳永樂丙戌六月

十八日書

書學詳說

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硯皆世古用後世異其制爾書
稱作會紀于太常非可以力制爲而詩稱彤管知非
始於蒙恬也三者做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
筆用筆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
和暢勿使拘攣與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學
三分而一分着紙勢則有餘擊一分而三分着紙勢
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擫捺鈎揭抵拒導送指法亦備

其曰擫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
曰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鈎用力全在於是又
有拔鐙法食指拄上其正而奇健掇管法撮聚管端
草書便提筆法提挈其筆署書宜此執筆之功也若
夫用筆毫釐鋒穎之間頓挫之鬱屈之周而折之抑
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
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踴躍之瀝之使之人聯之
使之凝滯之如穿按之如歸注之趯之擢之指之揮
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掣之收

而縱之擒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密之嚴之雕
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禁鼓之舞之使之奇
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
奇激之如撫劍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也
哀而思也低回戚促登高弔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
融之而夢華胥之游聽鈞天之樂與其箪瓢陋巷之
樂之意也是其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有絜矩之道
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字之於下字
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疏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

顧盼八向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鬬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昔右軍之敘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犀逸卷之於署書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毫髮高下之間潤澀之外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鈎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韞

良玉使人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峯造極如魚鳥之有鱗鳳以爲之主使人玩繹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且其遺蹟偶然之作枯燥重濁穠澹相間盜不經意肆筆爲人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強爲亦不可以強學惟日日臨名書無恡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爲要旨先儀骨體後盡精神有膚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膚側鋒內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牽綫去脉絡分明描摸爲先倣摹次之

之雙鈎映㩼功不可闕對之倣之如燈取影填之補之如鑑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於瑁也比而似之如睨伐柯察而象之詳覩而默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其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後為能學書之至爾此余所以終書之評說也

書學傳授

昔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祕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塚所藏書遂過于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祕奥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邕並杜張眞集其鍾章齊皇宗潤色古今典午之典登峯造極書家之盛

君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草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孫超謝朏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基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

間李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真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廷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傳于濟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人

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以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汯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臨川人游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於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宋璲字仲行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於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山樵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以來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官水部員外郎卒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菴丙寅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申盱江人得書法於宋克一云或謂與克同受學緒典老僧云

楊樞字平仲豐城人

世說舊注

成都楊慎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與帙後劉須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

鄧粲晉紀曰周伯仁應荅精神足矣蔭映數人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爲會稽內史張玄之爲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

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
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
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燩
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
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皆
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

文故假借名姓也

夏侯湛補亡詩日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㷊恭夙夜是敦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扱收于以誄之爰旌芳郁

王隱晉書曰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荀綽兗州記云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

霧松梧楓柏摧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
積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
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
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賛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
將眠語槌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
止